魏書

九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魏書十九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絶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鎭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

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
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
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
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
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
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
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
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万世之後必有
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

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傒心欲隆獨善不以万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

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
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
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
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
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
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
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彊
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
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

賵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
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
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
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
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
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

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氏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

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彊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

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刱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

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差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

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宫便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

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駟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

華今眞所謂華也王其勉之旣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

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畢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凶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

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高祖曰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

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沖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刱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

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儛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

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

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

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
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
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
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
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濆賦詩而別車駕
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
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閤廡堂粗復始
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昇無小而不入因
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

曲成万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

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即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万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万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蹔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

頣爲王頣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旣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惙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

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勑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

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皐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

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
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
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
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
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
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
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
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
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

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為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

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
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
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
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
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
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
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為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
勑於肅公喜還南書肅與裴叔業馬為信澄之
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

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
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
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督
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
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頻表南伐世宗
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
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
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秘序疑 庭無
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

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靑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

訓無應久廢嘗書更可量疊脩並澄又表毋疾
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戍澄遣
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
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
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
白槀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
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
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
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

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
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脱
乘民之願攻敵之虚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
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
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
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
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
濟六州二万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
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万委澄經略先是朝議

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揔督二鎮授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綴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竪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揔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尅其關要頴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

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尅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清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爕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鋭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

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纘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悦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

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𣪍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

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踈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

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

準封回悉同況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陛奏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沖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毋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

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
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
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
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
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
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
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
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
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寃塞彌在可

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
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
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言理在可申者
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上皇誥宗制并
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
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
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
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

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

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
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
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
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
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
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
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
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
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

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幷其妻子給粮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

冠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
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
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
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
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
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
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
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
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

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
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
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横伐行葦之感事驗
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
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
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絶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
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
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
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

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栲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寃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寛也宜

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嚈噠波斯諸
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
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
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
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
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
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
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曁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勑判自世宗晏駕大

有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元辭帝慙而返夫以万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邴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請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考皆有處别若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一

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

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揔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閒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弥蕓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

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閹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卧病親除顯達夫以万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飢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

世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
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
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君此之重興替之
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
之粮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
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脩廐庫崇列雖
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
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
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

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篚而嬀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宫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万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

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
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荅禮之政無大小皆
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
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憚之神龜
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万
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
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

澄之葬也𡚁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
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
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
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
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
降

舜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能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

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恠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賔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

孝忠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乂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

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乂解領軍徽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

非唯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潛然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懐寃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頻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懟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

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閒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

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
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
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
爲机案之吏寧應忝玆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
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顗託之功
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
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徽等閒之遂爲蠅賦
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
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迭啓冬春既含育於万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兹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歆脛纖蠹紫首蒼身飛不能迥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爲黒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冕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毁皇宫之飾習習户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

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眞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

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

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

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
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禄大夫轉兼左僕
射尒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
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
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
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屍止有
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衣裳覆
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廵喻京邑偉臨
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黄門何爲

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　將軍尚書右僕射冀

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没於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己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

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万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匹初高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

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間迎其本謀異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

一舉而收縁漢曜兵示以威德恩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揔兵許欽觀舋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急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万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

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眞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草屯於黃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

師夜渡伏兵下蔡華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俘醜
與下蔡戎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
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又
破之衍將姜慶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
屯於鷄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崗遣別將羊
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万
為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
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万數統軍牛敬賓
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戎

圭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為蒼碧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為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匹贈車騎將軍領軍諡曰剛侯

弟二子世攜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動封世攜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

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為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為尒朱世隆所暱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

射遷尚書令丗儁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謚曰躁戾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丗賢弟丗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　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還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

耻忿之絶其徃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謇諤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檢之稱則裂冠之徒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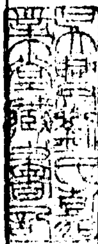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魏書十九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魏書十九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即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

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毋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毋懿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飢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

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以毀令爲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荅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絶訴訟貨遺諸使

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
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巳忍親以率天下夫
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
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
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
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内外特一原恕削除
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
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楨毋劉太
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賻布帛綵五百段又

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爲
鎭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
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
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
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
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
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
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
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

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謚曰惠贈帛一千匹及葬又賜帛千匹遣黃門
郎監護喪事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
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弓馬解吹
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
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
史高祖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

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髙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居髙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

驅將過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以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

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
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
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
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
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
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
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
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勑班師英於是先遣
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

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
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
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氐並
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
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
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
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
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荆州蕭寶卷將陳
顯達等寇荆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

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

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
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
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黒水之路昏虐君臣
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
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
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
舉縁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内士
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
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

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弃吞未日事寢不
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
昧徼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
莫知所歸義陽孤絶密邇天境外靡粮援之期
内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
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
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
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
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

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纏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雋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

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
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
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
能勸比當別勑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
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
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
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爲三
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
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

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万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万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掎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万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

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
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
又率一万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
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
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
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
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
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
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

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
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邵虎之掃淮浦匹兹
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
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
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
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戸
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
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
道要游擊將軍鮑懷愼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

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粲給事中寧
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脩等數十人詣
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世英既還世宗引見
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將軍寇肥梁
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
二道諸軍事率衆十万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
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
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
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万

進取之方其筭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万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

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秉威藉嚮長驅吳會翦
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
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
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愁非勝便卒
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
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
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
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彊狡
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

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

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寛假以日月無
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
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
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濕無宜久
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
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一具
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
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
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

英經筭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主幷爲所刼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

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鄖民引寇關戍外
奔義陽孫寔有倒懸之切王國之邵虎威名宿
震故屈王親揔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
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吴徒以宗室
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
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優愛等鍾牟
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言追孟氏以報復為
期關鄖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

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初茍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

之信甕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
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
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
走果如英筭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
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
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
匹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

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禄勲時領軍于忠執政熈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熈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熈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熈兄弟並爲清

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乂隔絶二宮矯詔殺懌
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
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
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
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
而領軍將軍元乂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
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凊闕禮又太傅
清河王横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
賢宗戚憤恨内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

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爲爛漫況乂敎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葉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令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旣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蹙義夫之命掃翦兇醜更淸京邑臣親揔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

乂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禄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乂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絶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

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
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
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
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
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
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
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
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
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

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
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
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
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
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
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
爾宜為國為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為身而
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凞於任城王澄薨前
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

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西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使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寃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謚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

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乂斬之於歧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儁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邃之譽自貟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清河王懌死後乂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

黑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内司馬始賔始賔
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
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
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
昌送略潛遁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
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
據城南叛州内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
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
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

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
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
人與法僧言未甞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
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
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勑有司悉遣革等還南
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
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
其右衞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禄
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勑徐州賜絹布各一千

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兖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始與元徽相埒

於時天下多事軍國万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諡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即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𣪠封高唐縣開國

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熈異毋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貟外

散騎侍郎及熈之遇害也義興以别後故得不

坐稍遷輔國将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

陰遇害贈中軍将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

征東将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

工爲尒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

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鄴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介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肅魯郡王邑千戸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

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秘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尒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

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等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户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晉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爲北

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瑕丘鸞請罪行宮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

揔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寛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恵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

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為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為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游擊將軍出爲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徽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
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
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
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
千匹粟一万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
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
禄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
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頹褫

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
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
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
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
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宫以
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
增邑通前二萬戸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
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

勳、義徽爲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
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
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
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
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
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惣
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
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
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

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咸出溥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介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

納内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
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出帝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
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
例降
徽兄顥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
州刺史
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

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荆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尒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衞大將軍幷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彦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

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
武郡王謚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
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
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
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惏削封是時吐
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幷
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

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万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万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驎字永興儀皃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

將軍蕭衍遣將冦逼淮陽梁城陷没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勑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

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
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
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
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
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
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
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
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

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
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
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
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録事參軍累遷
護軍長史凝姑尒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

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
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
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
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
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祕書丞贈平東將軍祕書

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
北大將軍謚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
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
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
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 領護匈奴
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
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
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

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謚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匹謚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

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
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
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
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

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
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
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
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
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
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
路薨賵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
其門改服裼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
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

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
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
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
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
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
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
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刋名實竊見馮

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
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奧府今
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
昇降劬勞往還數里譐諮明昬有虧禮教未若
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
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
功省力易人各爲己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
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
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

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豳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介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爕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
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刼盜公私成患世宗
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别館館
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
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
乖憲典可還於别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
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

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彊姦妻妹於妻
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
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叅軍莊帝初直閤將軍
尋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
遂没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
百戸齊受禪爵例降
顒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

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
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貞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
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
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旣殺介朱榮加武衛將軍
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
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

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
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
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
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衞將軍宗
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
平人才險薄為出帝所信出為青州刺史又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幽州大都督侯
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

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跡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魏書十九

